

阅读周刊

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现代快报

— 提 供 周 末 另 一 种 休 闲 —

本报与江苏都市网(www.js.cn)即时互动

新乡探索出租车运营新模式

“在新乡开出租,不仅没有份儿钱,还有公司为你服务,政府还严格控制出租车投放数量,我们安心经营没压力,只管开车奔好日子!”在新乡从事多年出租车运营的申家斌师傅提起本地的出租车运营模式时赞不绝口。

新乡市近十年来不断探索出租车运营模式,不仅从总量上根据市场需求严格控制出租车发展规模,在出租车运营权上也经历了从面向公司拍卖到面向个人拍卖的转变,整个行业展现出繁荣稳定景象。

从4万到11万

1999年9月,新乡市首次面向出租车汽车公司公开拍卖了50辆出租车经营权,虽然最终以每辆4.16万元的价格拍卖成功,但中标公司向个人转让经营权却无人问津。2007年2月15日,新乡市首次将40辆出租车经营权对个人拍卖,每辆车的平均成交价10.15万元,随后的368辆车分四次拍卖,平均成交价分别达到了10.92万元、11.12万元、11.58万元、11.36万元,竞拍场面异常火爆。

“从最初的4万元无人问津到现在的11万争相追逐,直观反映了新乡出租车运营市场的变迁。”新乡市客运处处长王晓昌说。

新乡市城市出租车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购车上牌无需缴纳出租车有偿使用金,行业门槛较低,加上出租车行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发展无规划,1998年时,新乡市区出租车数量高达近3000辆,造成客运市场出租车数量供大于求,车辆空载率高达40%,使行业陷入不景气状态,经营者投入与回报不成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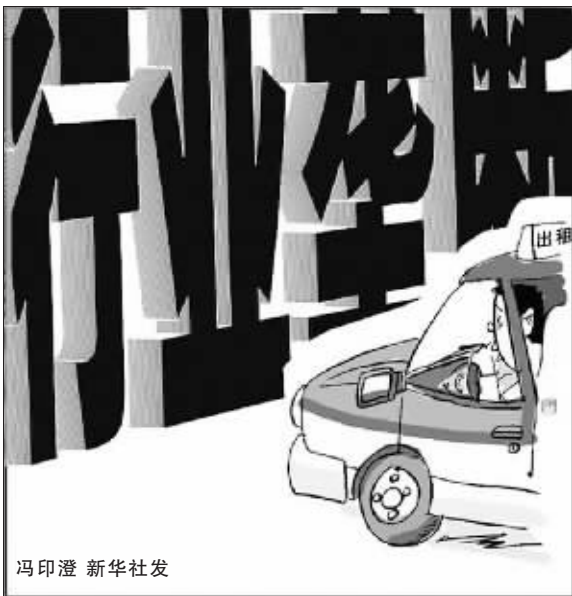
例,引发了行业不稳定。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98年底,新乡市决定用公开拍卖的方式,面向出租车公司公开出让出租车经营权,并允许获得经营权的公司向个人租赁。2000年3月,新乡市城市客运管理部门又把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列为工作重点,仅当年就先后查处“黑车”近300辆次,罚款100余万元,较好地净化了城市客运市场,维护了出租车汽车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出租车汽车经营权拍卖出现转机。同时,为进一步规范行业管理,控制城市出租车总量,2001年新乡市政府出台了新乡市出租车发展规划,即《新乡市城市出租车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城市出租车总量要控制在1500辆左右。

政府的决心换来了社会的认可,2004年,出租车经营权的价格已经拍到了每辆10.25万元,比2002年拍卖价格涨了300%,经营权成了出租汽车公司争抢的“香饽饽”。

从计划到市场

“新乡出租车运营模式的探索,从最早的无序状态,到公开面向出租汽车公司拍卖出让经营权,再到直接向个人拍卖经营权,一方面体现了管理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更是政府对如何管理出租车这一公共资源观念上的转变。”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局长王惠民说,“这种顺应社会发展形势的转变,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冯印澄 新华社发

支持。”

“以前想开出租,必须买出租公司指定的车型,而且必须按照他定的价格,否则就拿不到经营权,一般这个定价都会高出市场价1万-2万元。同时,每月还要向公司交纳‘份儿钱’,等于我们承担了所有的运营风险,出租车公司却是早涝保收。”从事多年出租车运营的申家斌说,“现在,我们自己拿到了运营权,只要符合政府规定的排气量和颜色的汽车,我们都可以选择,挣钱多少也都装到了自己腰包里,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出租车司机满意,这个

行业才能稳定发展。直接向个人出让经营权的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益。”王晓昌说,“现在新乡的出租车公司都已转变为服务性的公司,出租车司机可以自愿挂靠到任意一家出租车服务公司,每年只需要缴纳少量的服务费。”这样的服务公司,新乡现在有六家。

“一辆车每年交服务费500元。票务、税收等日常业务由公司汇总再到政府部门办理,工作效率比个人零散办理要高得多。此外,公司还帮助司机购买保险,为出租车统一安装GPS等。”司机张存海

觉得这点收费不算多,“现在出租车总量控制得不错,交钱也不多,只要跑得勤快每天都有20来个活儿,每月收入几千块钱不成问题。”

从今天到明天

近几年来,出租车的运营体制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自上世纪90年代出租车大规模发展以来,大中型城市普遍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早期,政府是免费或廉价向出租车公司转让经营牌照,现在改以拍卖方式。公司在获得运营牌照后,雇用司机具体从事运营活动。

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大多数出租车公司不同于一般公司。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是风险自担组织,并因担当了风险,而获得享有利润的资格。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出租车行业,这样的风险—收益分布格局颠倒过来了:公司的收益早涝保收,其具体形态就是司机每月向公司交纳高额“份儿钱”,更多的经营风险,实际上由司机承担。可以说,在这些地方的出租车行业,公司与司机之间并不是通常的雇主—雇员关系,而是介于雇用与市场交易的扭曲形态,“份儿钱”就清楚地表明,公司与司机的成本、风险、收益的分配是严重失衡的。

“政府、公司和个人三者关系一旦合理界定,出租车这个行业的秩序就能迅速建立起来。”王晓昌说,“新乡的做

法本质上就是让公共资源分配实现合理化,加强政府的服务监管职能,削弱出租车公司营利性质,提高出租车行业的自我管理能力。”

其实,全国有些城市早就进行了这样的改革模式,比如,在温州,几乎所有出租车都是私人经营的,而这些地方的出租车市场秩序并未陷入混乱。新乡根据自身实际多年来坚持对于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尝试,也为全国其他城市进行出租车运营体制改革,打开了一条思路。

“虽然新乡对出租车数量实行严格控制,保证了市场良好运行的前提,把经营权面向个人拍卖,减少了中间环节,但长期看来仍然存在着非法营运、出租车行业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管理等问题,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我们将来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就是出租车这个市场完全由经济规律起作用,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政府只是做好监管和服务。出租车行业依靠自己的行业协会,真正实现自我管理。”新乡直接面向个人拍卖出租车运营权的做法取得了各方好评,但用王惠民的话说,新乡的出租车运营发展还依然“在路上”。

申家斌等几名司机则表示,只要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规范这个市场,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未来和自己未来的生活都“充满信心”。

(刘先琴 董一鸣 来源:光明日报)

30年阅读:从“书荒”到“书海”

对于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少年时代大都与阅读生活无缘。毕竟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对出版的控制和对文化的摧残,导致了公众精神生活一片荒芜,一代少年儿童也因此失去了阅读培养的机会,造成精神给养不足而营养不良,致使他们长大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对阅读生活的轻视与淡漠。

印象中,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无书可读。至于可读之书,它们不是被封存就是被隐藏于民间。我有幸阅读到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苦菜花》、《林海雪原》、《大刀记》和《剑》,就是几位回乡知青偷偷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本书,让我的少年精神生活一度变得充实,或者说让我后来成为一名永不放弃书本的读者。

生活在“书荒”的年代里,对于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幸的。对其而言,不能阅读就仿佛意味着世界末日。而书的难求与难得的结果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只能反复阅读某一本书或某几本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阅读者对于所阅读书本的“营养吸收”总能达到最大化。从1978年底开始,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始,被禁绝了多年

的文学作品开始解禁。1979年4月诞生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中,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成了阅读界开始“解冻”的显著标志和思想解放的先声。无论是书店还是图书馆,每天都有大量排队长的购书者和借书者。记得1979年底,为了购买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曾冒着刺骨寒风到县新华书店参与抢购,结果书没有买到,反而被踩伤了双脚。而在此之前,为了买一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曾被挤伤过双脚。

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一个公开阅读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然而面对庞大的阅读群体,图书馆的禁书和新华书店销售的图书,还是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书荒”现象依旧没有改变。尤其是文学书籍,其出版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们的阅读速度。加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引发了持续而又广泛的激烈争论,甚至受到了某些话语权利者的反对与抨击,许多出版社也只能谨慎而又试探性地出版文学图书。1983年,“反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些地方被扩大化,又导致一部分书籍被收缴封存,人们的阅

读生活一度遭遇寒流,一些读者的阅读积极性甚至受到了伤害。记得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好不容易才买齐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结果被一个“觉悟高”的同学告发而遭收缴,让我难过得几天都茶饭不思,忧愤不已。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图书出版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得到出版和再版,“书荒”现象开始逐渐消失。这期间,我甚至购买和阅读到了钱钟书的《围城》与沈从文的《边城》。尤其是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邓朴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的隆重推出,不仅显示了思想学术界的成果,也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了阅读视野的开阔。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因为在“三大丛书”中阅读到诸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马斯洛的《人的潜能和价值》、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弗罗姆的《爱的艺术》等西方学术著作而欣喜不已。到了90年代初,由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开发与应用,中国的印刷术实现了第

二次革命,图书出版的速度加快了,图书的产量也提高了,大小书店里的图书可谓琳琅满目,每一个阅读者都不难选择到喜欢阅读的图书,阅读队伍也随之出现了分化。港台通俗小说成了许多读者“消遣娱乐”的首选读物,其中最受欢迎的如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亦舒、琼瑶的言情小说以及梁凤仪的财经小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书海时代”来临了。由于图书的海量出版,人们的阅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图书出版的速度,于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不该读什么书。一切“苦恼”并非优秀图书太少,而是没有读书时间;一切“痛苦”也并非无书可读,而是无从选择。更让许多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网络阅读技术平台又提供了纸质阅读之外的新阅读模式——网络阅读。如今,如火如荼的网络文学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多的读者除了纸质阅读之外,少不了通过电脑显示屏来阅读“电子书本”。

作为一个民间阅读者,亲身经历从“书荒”到“书海”,可谓心潮起伏,感慨万分。

(杨译文 中华读书报)

推荐十种书

一、《红楼梦》

《红楼梦》是古今中外最优秀最杰出的长篇小说。

二、《世说新语》

这也是一本奇书。当时清谈之风盛行。

三、《儒林外史》

本书是中国小说中的精品。

四、李义山诗

在中国诗中,我同曹雪芹正相反,最喜欢李义山的诗。每个人欣赏的标准和对象,不能强求一律。义山诗词藻华丽,声韵铿锵。有时候不知所言何意,但读来仍觉韵味飘逸,意象生动,有似西洋的pure poetry(纯诗)。

五、李后主词

后主词只有短短几篇。他不用一个典故,但感情真挚,动人心魄。

六、《史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

七、陈寅恪《寒柳堂集》

八、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

熔铸古今。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乾嘉朴学大师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扬了西方近代考据之学,实又超出二者之上。他从不屑于,而是在人人能读人人似能解的平常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

九、吕德斯(德国)《印度语文学》

在古今中外的学人中,我最服膺,影响我最深的,在中国是陈寅恪,在德国是吕德斯。后者也是考据圣手。

十、西克、西克灵和舒尔茨(德国)《吐火罗语法》

吐火罗语是一种前所未知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一些残卷,字母基本上是能认识的,但是语言结构,则毫无所知。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协作,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日日夜夜,终于读通,而且用德国学者有名的“彻底性”写出了一部长达518页的皇皇巨著,成了世界学坛奇迹。

(季羨林 来源:季羨林谈读书治学)